

# 卷十五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寶翠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首飾歌舞人不同 化爲今日西陵灰  
 一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暗教君骨髓枯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首詩是青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  
 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  
 姓名石叢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  
 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五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071(2)

21.7.6
8
11.7

双紅堂
小説
48(8)

新刻繡像世點金瓶梅卷之十五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壽

提刑官引奏朝儀

蝶戀花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點。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說道：「亭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於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廝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插金瓶，西門

料 2971

(8)

慶問道長官今日送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縵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李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愛了半禮該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斷然使不得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侄便罷了李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能比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孝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

內臣心  
性口角  
如聞如

淡上一  
語罵出  
名分之  
爛

的是內  
相口中  
話一字  
拂移不  
動

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所前放下油紙煖簾來口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李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襲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李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太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氈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筋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

西門慶  
如世情  
亦頗在  
行

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孝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盃。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篋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唱畢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孝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孝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

世情即  
是道理  
信口說  
破資羅  
公書門  
孟堂囉  
面俱見  
之晚也

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此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西門慶道：在這里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相學生踈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家，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舖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塔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繇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

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六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總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

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了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慇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折洗一番新。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

此數語  
何足喜  
而何太  
監喜之  
所謂內  
臣心性

天下事  
皆肯如  
此做何  
患叢挫

只就時  
刻家愛  
教語而  
皇家氣  
象死然

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期。就把銀子充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没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

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總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烧。篆內香焚麝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叙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窓月

以瓶兒之事死見于地于且謝罪  
春春西門慶與子虛為洗如此可見淫婦人一  
種痴情離魂神亦無如之何矣

色番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窓紙有聲。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牀。鞞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里？」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干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道：「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上。見月色如畫。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

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窓。花枝倒影。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王宇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竟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卓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鼓就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

可謂幽冷有致却又帶一英文心遊戲處決不為筆墨縛來

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木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此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總待出門拜人。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送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付，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原價。果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

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里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爹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里。崔老爹使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養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入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藥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裏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

做的兩隻鞋脚手，西門慶道：單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西門慶做爭心願細花餅，取兩確兒，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作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

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樓，味好，准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鏹。一耽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遙睹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噦噦之鸞聲，闔闔天開，覩巍巍之衮冕。當時天子

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鍾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毳撥轉簾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朵紅雲捧玉皇

祿免眉  
舜目忽  
接到孟  
商王陳  
後上又  
似贊又  
似貶可  
見敗亡  
之主何  
崇不具  
聖人之  
安即孟  
子所謂  
堯舜與

這帝皇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寫墨君竹能揮  
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爰色貪  
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當下駕坐寶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  
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即位二十  
禩矣良嶽于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  
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  
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堦口稱萬歲萬萬

大同之  
意

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稜以來海宇清寧天下

據頌所  
稱過子  
寶致遠  
矣而然  
平否乎

豐稔上天降鑒楨祥叠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

即好頌  
語亦竟无  
端

挺秀寶錄膺頌于昊關絳霄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

可悟因  
家一聞  
此便非  
好消息

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蒙之至謹獻頌以

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為重和元年

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

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

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

太保臣朱劭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陸補織

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

而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頌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

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又拜辭了翟管家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尊差了禮數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異地偏詳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喘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颼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初時餘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孤鴈落深濠。湏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鄴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下快尋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孤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剎。數株疎柳半堵橫牆。見

石砌禪橫蔓草遮。迴廊古殿半歌斜。夜深宿客無燈火。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離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舉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出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解使行人心內焦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搥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勝長天

掉臂登有情態。炎涼冷煖紛紜。興來闍豎長兒孫。石女須教有孕。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參參媽媽。向何親撥轉窟。誓不認。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裡要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嚶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裹脚教

焉得巧 甚九令 如意死 立脚地 知局此 辨便宜 轉口何 更出抵 融之言 蓋作得 主人寵 驕喜心 正盛末 經磨鍊

拿甚麼槌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  
裹脚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籖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  
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冲性子就一陣風走  
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  
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如意兒道那噪那噪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  
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越韓媽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  
和綿綉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着就駕上  
許多詭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你  
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  
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  
漿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

不能一 時空平 耳

瓶兒以 有子擅 寵金蓮 受累極 髮故令 掃風捉 影而郎 龜其腹 可謂曾 纏蛇咬 慶并索 而快也 讀毛噴 飯

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蓮道賊搥刺骨雌漢  
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爹迺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  
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爾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  
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  
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佳貝用手摳他腹虧得韓  
嫂先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開  
的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睡兒媳婦子從新  
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  
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  
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成起精兒來老孃成年拿匪教你  
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

八叙七  
百叙七  
八叙七  
百叙七  
八叙七  
百叙七

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裡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什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迺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我在屋裏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兒去。搵在牀上也未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搵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裏脚搵搵出來。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搵。使他不與把棒搵。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搵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俺每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轎竿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秘裏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裏肉也搵出他的來。大姐

起而某  
中自為  
起伏自  
為頓挫  
不緊不  
慢不閒  
不忙似  
亂似整  
若斷若  
續細心  
玩之竟  
是一篇  
漢人絕  
妙大文  
字

忽思前  
忽慮后  
忽恨張

姐也有些不是。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捐兒。教我和他為冤結仇。落後一朵膿帶。還塚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娘子行。妳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麼。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了頭。迺茶許你去撐頭。獲腦雌漢子。為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沒廉耻的。便連忙舖裏拿了。絀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帑去見了頭老婆。在炕上搵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供養的匾盒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

忽忽李  
金蓮一  
腔痴如  
千古如  
生

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叔進去。說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反的都攬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粧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王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王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說兒。成不的他。不攬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

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王樓笑道。你這六了頭到。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玉經。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總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昏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愿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公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馱塚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兒。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

一陣風  
便刮得  
許愿當  
貴人嬌  
麗如此

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末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總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

是成人  
亦是好  
人

情從何  
主一往  
而

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場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提防人家悄悄幹事的兒停匕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兒走出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叅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

大老官  
來家幫  
開便有  
生意喜  
鵬安得  
不吐

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與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壇酒。兩腿火燻。兩隻鷺。十隻鷄。又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典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厨役在那里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忙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快走了。瞧他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來不來看你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家了。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擡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太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

恍惚一  
問前後  
之情相  
透不細  
只定作  
間詩讀  
過

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没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典老翁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典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頃。奉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擡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往院裏叫。

癸提刑  
二三年  
亦何想  
亦孔子  
說錯非  
引也

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筋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休道老先生爲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里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堂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典他就是了

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去了就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宿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請西門慶這里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潭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

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叙禮畢，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叙禮畢，各叙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通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

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被窩中相挨素體，枕蓆上緊貼酥胸。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簫。這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又况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裏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真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嚥了。西門慶問

管之者  
况溺乎  
吾以此  
為金蓮  
鮮朝可  
乎

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畧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牀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幾個，放在口內，纔罷。正是：

侍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杯。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爲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即擡了桌席來。王三官那里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的俸，繫金鑲帶，穿白鷓鴣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叙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

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湏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上京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郎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所上叙禮，大所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木風霜古山河，礪礪新玉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湏臾，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板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慌的王三

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  
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  
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捺抹的如銀人也  
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  
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  
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盃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也  
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  
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候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酒薄禮胡亂送與老  
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迺一  
杯壽酒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  
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

龜明貴  
其子婦  
人邪  
何所不  
至可畏  
哉

全不推  
說只模  
模糊七  
答應焉  
出一時  
心喜曰  
燕雀卒

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  
在外答應罷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  
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迺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  
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  
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  
凡事指教他為個好人今日我眼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有不是  
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  
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為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  
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迺了三鍾酒  
受其四拜之禮迺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  
萬福自此已後王三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

錯詞不  
來光景  
姝甚

死雲帶雨心後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悄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迺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書院中獨坐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掩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吃則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

只說一  
冷而一  
種相思  
可憐她  
傷心酸

小優兒并厨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絕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盞香裊金猊等待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靴解帶打發上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牀並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肱膊與婦人枕着樓在懷中猶如軟玉温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厮搵嗚咽其舌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边捏弄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腿兒觸冷伸不開只得忍酸兒縮着白盼不到枕边眼淚不知流了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鬪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

每讀至此令人笑不自制

西門慶亦善調停

見這厮脚兒睡我的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密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都往那去了，止是奴老實的，还在你，就是那風裏楊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搥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你爲官爲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手兒他過去了，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啣噪說的倒好聽。

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邊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撇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了頭聽的好，擲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接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討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接抱其股，竭力榻礪的連聲响。一面令婦人呼斗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恠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

出語詰  
甚在愁  
時亦破  
愁為喜

問你要東西。湏對我說。只不許你悄上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  
噫。不噫。我就攢了這淫婦。也不差甚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  
險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了。你這爛桃行貨子。豈芽菜有甚正條細兒。  
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說的西門慶笑了。當下兩個帶雨充雲。  
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娆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得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住手。捏弄那話。登時把塵  
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上我。一心要你身上睡上。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  
上。倒澆燭。接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板的緊上的。  
他便在上極力抽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

此詩妙  
若令溫  
秀才見  
尤宜禁  
云工欲  
善其事  
必先利  
其器矣

便道我的達上。替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典你那末  
子菜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替睡時你拴他在根子上。却拿  
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的紫上的。又柔軟。又得全。放進却強。如這  
托子硬上的。格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菜。在磁盒兒內。你自家  
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友來。咱兩個試上。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  
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爹差人送分資  
來了。又擡了兩壇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替上見玳  
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鬧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所  
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  
見厚愛之至。外時花花四盆。以供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亮

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笠衣，走出所上，令安老爹人進見，迤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盞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癸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箇箋帖，教應保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溜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

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閒漢，撥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迺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柱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甚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啣冤，沒處伸訴，迺來告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就是柱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千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

叫了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在那里答应。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还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心裏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还拿回去。你是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着我去。等我慢七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盡小的一點勞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于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兒。响說道。蔡

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書窓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即出來相見。叙禮談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寫伯爵。耶令。应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內。終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娘子去。頭里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娘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七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請黃四孀傅大娘。韓大孀。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裏去。在廝上看收禮哩。溫秀

見景生  
備一狀  
家行八  
顯奇壯  
國說士  
之風

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  
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寺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完伯爵即帶  
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鬢着頭只在厨上收札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  
面見伯爵來唱喏設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西門  
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  
戲子是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頭子弟我這里又預備四名小優兒  
答应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  
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技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哥怎  
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纔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  
不干他事三孀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  
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幾年今日

有了別人到沒小的他再三瞞身罰呢並不知他三孀那边一字兒你若  
惱他却不难為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七意見他怎的禁  
得起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  
不得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榻子邊低頭斂足。就似僻所鬼兒一般。看着二  
人說話。听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  
边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揀死爹從前已往天高  
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  
人耻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尋個主兒說畢。號洵痛哭。跪在地  
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傍道。黑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  
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他既如此。你也将就可恕他罷。又叫李  
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

慎些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  
 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应罷伯爵道你还不快磕頭哩那  
 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应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迺典  
 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  
 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晉清後日去不成是和你說明日是你  
 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蛋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夫人娘子去如  
 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  
 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下大娘說多上恐知道  
 了伯爵把盒兒遞與应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  
 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反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若我  
 梳起頭來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

不似言  
 笑臉公  
 而心惡  
 皆世子  
 寫上真

雖非有  
 道之言  
 而一種  
 波世不  
 得不本  
 之情不  
 可不奉  
 為若龜

六

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噴拳  
 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你  
 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全要隨機应变似水兒活繞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  
 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  
 姐趕熱脚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都  
 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  
 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  
 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  
 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蝨蟲瑪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  
 他每癸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厮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  
 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

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得着我的率，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錦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里家裏不知怎樣尋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

知己話偏長

莫負相欽重

明朝到草堂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長相思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為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裁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都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月娘在上房擺茶，眾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

此時有他說嘴

口味貪  
嗔却來  
佛法果  
報出之  
說得似

顯鬼似  
愛利又  
似活活  
陸此境  
可咲可  
惜莫不  
具見

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即便走到房裏，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捺縫的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玉子曰空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骨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边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裏面，帶在身邊，骨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听了，滿心欢喜，一面接了符藥，藏在箱內，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寺坐胎之時，我尋匹綉與爾做衣裳。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

因過世那個菩薩念經，他說我捉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為後边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管地得多，錢掙了一半與他，總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边，添了靈方，歸後边來，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爐裏請衆堂客，并三個姑子坐的，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不一時，瓊漿滿泛，玉尊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裝玉琢，先與西門慶迤了酒，大後與衆姊妹叙禮安席而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畢，就在傍

遍掃  
美黃  
火一  
人那  
得不  
急

邊坐下厨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就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爹和大旧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孫不得心中痛酸眼中落淚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僮兒進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記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听罷兩個小僮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為我腿湘裙杜鵑花上血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反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点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借八戒走在冷舖中

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恠奴才所唱罷麼我那里曉得恁麼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僮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听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儿和他大奶子丟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旧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厨下拿來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

贊苑如  
在深一  
層方暢  
其寶弄  
之意富  
貴人家  
自必此  
筆未得

正好及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没人良久温秀才到作揖坐下  
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温秀才道豈敢吳大旧也到了相見談  
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煖爐坐定來安拿春盛案酒摆在桌上  
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  
頭角呼喇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諛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  
里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每瞧是那里的伯爵道俺們如何猜得  
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寒冷他拿出這  
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  
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誇獎這花衣服小說也值幾個錢兒此  
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擲做到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  
過界兒去哩說着琴童安放鍾筋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

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  
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到不打緊  
只怕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慶向他頭  
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教孩兒  
們打了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  
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  
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  
聽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是筆排雁柱款定冰絃唱  
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  
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廚役二名茶酒酒筵共  
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

認得兩  
人都快  
活妙古

級秀稱  
果子打  
象傷在

忙裏下  
針密典  
人指之  
為完為  
淡不典  
人見

金蓮幽  
踪與玉  
樓小膽  
又作一  
笑映出  
妙甚

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  
吃酒又好。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  
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  
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  
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  
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塚前邊  
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  
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進家伙。上房內擠着一屋裏人。聽見前邊散  
了。都往那房裏去了。却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  
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  
悄悄走來。窓下聽。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

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只聽月  
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玉。八子唱。又不曾唱。只一味三弄梅  
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終依了你。唱好兩個。猥小玉  
人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頑。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  
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  
在煖炕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  
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玉。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  
的。是玉樓喊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便道。這個六了頭。你在那里來。  
猛可說出話來。倒唬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  
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膿  
着些兒。罷了。你那小兒。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

提日月 做主 不獨題 自正大 得樹廠 之意自 伊西門 慶惱不 得

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什麼他爲你根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嘴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你日逐只味屎哩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個大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兒只是他好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不要的只他那屋裏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鐵釘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在那里說這個話來金

冷可見 真正情 婦人淫 婦人胸 中原無 官貴 再呆請 便齊矣 走得賊 甚且賊 得有線 索

擗白西 門慶一 擗而西 門慶之 去尋也 要強好 勝之心

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没對着應二和溫蠻子說在不在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宣卷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錄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牀房內拿些菓子遞與婦人婦人接袖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

往後邊  
來一者  
春梅  
之極二  
音夢顯  
出由他  
白睡  
一笑字  
接前脈  
斷而不  
新且寫  
出滯肚  
皮會弄

向窓眼望裏張觀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接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裏將菓子交付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裏人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裏要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你頭裏話出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激得惱了不和你打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犁西溝耨唱他的心事就是

不對一  
教批評  
圓利

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備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家的心怎麼不慘切個兒孟玉樓道好奶奶若是我每誰噴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山盟海誓你爲我我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

服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厮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就和他白搽白亂必須搽惱了纔罷孟玉樓在旁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胞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熟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撞一個滅一個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楊姑娘道姐

添後孩  
去夫衣  
無縫

姐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娘子道好快斷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女子轉世為東坡佛印的佛法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娘子擲色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裏又不許

李嬌兒  
滯貨

玉榜便  
心服不  
同  
明明採  
眼如賴  
沒睡此  
春人弄  
巧處

傳罷人  
必有受  
寵必溺  
愛人必  
有敬愛  
如其愛  
兒繫愛  
如必有  
一段冷  
酸苦心  
也子蠢

人馬屬  
不得單  
指其情  
泥之言  
溺愛之  
情而遂  
為春人  
不平也  
春梅典  
西門慶  
狂淫情  
志只暗  
暗裏寫

玉簫近前，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絕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兒去。」因問你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擡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頗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正在西門慶脚頭睡得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喊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謊人刺刺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

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牀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鈎子。」扯下來了，總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昏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過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秋

人之情 應一入 雖極偏 極亦 必其 人因其 情其往 往轉 變入

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揀糕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教了數兒。氣未除少了一個菓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糕內。那個害饒，撈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澀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教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賸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的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額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擗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棋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寔寔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來，你偷吃了。一徑裏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棋子皮兒在袖子裡哩。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撒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

冠此果 獨出 求可謂 至公之 筆使茂 人為之 完寫作 金蓮春 粧宛秋 菊矣

出些棋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擗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寔寔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了，教個人把他寔辣七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也，惧怕些甚麼。鬪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總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擗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棋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七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袖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七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撥進坐桶來，澡了牝，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婦人摘了

頭面走來那邊牀房裡見桌上銀燈已滅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  
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  
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  
梅纏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  
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裏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  
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纏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  
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都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  
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好  
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  
你整治那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採手取出來與西門  
慶看了替他繫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

修身為  
李肯如  
此何患  
不造其  
極

我吃了須臾那話吃婦人一壁脰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比尋  
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搨着牝戶往裏放須臾  
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搨定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  
採撈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挂腰子墊在你腰底  
下這西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婦人在  
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採那話盡入婦人道達你把手摸見盡沒至根  
去了撐的裏頭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西門慶用手摸見盡沒至根  
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翁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  
只是寒冷咱不得拿燈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  
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  
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揆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

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也。接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裏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有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死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也。把腰板緊了。一面把妳頭教西門慶啞。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那話拽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說道我的達也。你不過却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要罷。婦人道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相與枕籍于牀上。不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等閒試把銀缸照 一對天生連理人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三

富貴如朝露 交游似聚沙 不如竹窓裏 對卷自跏趺  
 靜慮同聆偈 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鷄唱 塵裏事如麻

其假是  
 真送來  
 俱可人  
 意

以金蓮  
 之冠索  
 一物仇  
 乘歡樂  
 之際開  
 口可悲  
 可欢

話說西門慶接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逐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也。你餓了我。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啞也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若啞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真個跨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個時分。精逐不過。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玉招宣。

金瓶梅

第七十四回

三

軟一句  
硬一句  
金是搬  
嬌六情  
甚情詞婉

府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替我搽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直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碎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假幌良久，又吞在口裏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裏着只顧動。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言未絕，其精選了婦人一口，婦人口口接着都咽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慇懃便把紫簫吹

當日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逐睡在被裏便說道：你起上閒尋上兒出來罷。等住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効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沐房裏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也拿與他罷。迎春去了，就把老婆接在懷裏，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了孩子，奶頭兒到這恁紫，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咂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裏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為個棒槌，好不和我大滾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

西門慶  
於家可  
謂无所  
不淫大  
月娘與  
金蓮合  
氣魚愛  
金蓮終  
以月娘  
為重金  
運典如  
意合氣  
如意終  
不敢敵  
金蓮之  
使之陪  
禮亦可  
免耳而  
西門慶  
必不允  
亦可請  
不亂上

二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欢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談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談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上放着河水不洗船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裏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俺每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还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边房裏去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襖兒黃綿

如意至  
此方輸  
金蓮

細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金蓮終起來在牀上裹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細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每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

難說要緊  
緊來宜  
得人人心  
有心

到那邊房裏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裏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眾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姨、孟大姑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子，不搽胭脂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

西門慶  
見賁四  
嫌我過  
矣如絲  
該動便  
賁四

曾日月  
幾何而  
瓶兒之  
太巴為  
金蓮所  
有詩曰  
子有衣  
裳非也  
弟恐疑  
其死矣  
他人是  
偷千古  
傷心似  
此作

西門慶進來吃粥，迺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裏了頭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一眼兒罷了。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眷生回帖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月娘道：爹看見不曾？玳安道：爹

說只淺  
淺而滿  
臉冷訕  
之色至  
今如在

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饅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衿襖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

徑往以  
總語作

懶說  
人真像  
奇詞形

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反的也招惹。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裏，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却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起來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爺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來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爺喚。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的虛頭愿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裏頭去，沒在那裏。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何曾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裏，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裏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

却月之  
惱是非  
可謂密  
矣而桂  
猶兼知  
之詩云  
他人有  
心予付  
慶之長  
不虛耳

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裏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裏邊與外邊差甚麼，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躡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叙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道：

各之效  
此法者  
類多境  
至此不  
知是笑  
是愧

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副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央他替我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單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菓餚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大寒飲一杯無碍。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在磚廠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生旦合聲唱一套第一來，為壓驚，唱未畢，忽吏

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板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索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得，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

用舊題  
死合宜  
幾文  
公所解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階前申婢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去訖。宋御史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攬上酒桌，使瓊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里擡放，將就叫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位嫂孀子下降，這里前廳。」

吃酒不題。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姑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寔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於是作辭而去。眾人吃至掌燈已後，三位賢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姑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散子小廝，放下家火來。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趨趨着脚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房交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

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却有些惱，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裡去了。這兩月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每爭他的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裡，繇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竈上没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向大姑子道：『我頭裏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分付玉簫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大姐姐。』於是各房裡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眾人俱各

坐了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繇法身以垂入相。繇入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剎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佛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纔宣黃氏女怎的出身。怎的看經好善。又怎的死去轉世爲男子。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衆人吃了。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大妗子。改大妗。桂姐。衆人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

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當下桂姐送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筍。款跨鮫綃。唱了大套。桂姐唱畢。郁大姐終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臄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於是唱道。正月十五開元宵。滿把焚香天地燒。那時大妗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裏。郁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裏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看官聽說。

古婦人懷孕不側坐，不偃卧，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益可惜哉。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研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雙雙蛺蝶繞花溪

半是山南半水西

故院有情風月亂

美人多怨雨雲迷

頻開檀口言如織

漫托香腮醉似泥

莫道佳人太命薄

一鶯啼罷一鶯啼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

舊觀

老作家  
自是情  
他不得

瓶兒之  
死金蓮  
快心潘  
志却從  
此處供

一片痴  
心却是  
十分正  
埋心思  
此則無

西門慶揆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裏使巧兒，拿這箇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背來問我：這是你早晨和那搥刺骨，啣定了腔兒，嗔道頭裏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搥刺骨，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理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裏，我不諳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搥刺骨弄答的齷齪齷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我使慣了你，不與我，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趑趑着脚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

一個心  
一個意  
此防彼  
應事過  
時則一

春梅局  
外不解  
個中一  
理甚察  
亦有此  
水而心  
山氣便  
言下可  
先生平

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舖兒長遠睡惹的那個了頭也羞耻無故只是睡  
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  
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  
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教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  
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裏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  
道恠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躡他去  
你管他怎的婆婆口噤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為冤結仇悞了咱娘  
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開上角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  
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  
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  
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

人當  
亦情種

你往屋裏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把手接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  
中床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不知意見在炕邊烤  
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裏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  
兒金華酒留下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只拿幾個  
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個燈籠往藏春軒書房內還  
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  
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  
酒于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  
熟了如意兒斟在鍾內迤上西門慶嚙了嚙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  
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在後邊廚房  
內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接

金瓶梅

第十五卷 第七十五回

四七

小人火  
得寸地  
使有一  
番批點  
推敲金  
進所慮  
信是後  
春悔未  
之或知

看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一面解開他對衿襖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他，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撈你就如同撈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有件正面戴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

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綉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回炕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絹被褥，扣花枕頭，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牀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移近牀邊，方纔脫衣上床，與西門慶相撲相抱，並枕而卧，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爭舞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接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

金瓶梅 第七十五回

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昏得面如火熱，又道這根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舖子裏，拿半個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妳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没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搭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只顧沒稜露腦，擗幹抽提抽

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漾漾，良久，又令他馬伏在下，直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他中，燈光下，兩手按着他屁股，雪白的，只顧擗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揩拭，縷着，睡到五更鷄叫時，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唾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嘍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嬌媚，溫存，萬千囉哩，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桌，寫帖兒，擡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

一着體  
利丈夫  
吮應眠  
癩者多  
矣况婦  
人女子  
平大廷  
廣象之  
于寢簾  
喪耻者  
多矣况

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祭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里，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裏不自在家中，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荆都監叩拜堂上，道：「久違，欠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賜，尚未奉賀，叙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荆

都監便道：「良騎候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坐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繇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繇武

逐目所

開氣之  
根坐此

芥非所  
門慶願  
觀未光

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  
 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  
 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  
 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  
 亦不敢奉賚推諉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  
 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  
 西門慶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就走到金  
 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  
 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裏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裏去把攔  
 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裏隨  
 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日各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

六八

裏睡來麼王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裏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裏去金  
 蓮道鷄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王簫又說  
 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裏娘說了爹  
 幾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  
 金蓮道沒的扯那毵淡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  
 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偏有那些毵聲浪氣的玉簫道我  
 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裏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  
 戴頭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  
 搽胭脂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  
 你爹噴換孝都教穿淺色衣服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箍兒  
 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上穿着沉香遍地金鞋花補

子襖兒，紗綠遍地金，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單喝路，棋童來安三個，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却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好掛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好，又教他唱個咱們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去了，留我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裏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釀半甌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就說我要他唱曲兒與姥姥聽。春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

子，玉簫都在上房裏坐的，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在這裏，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裏也是一般我，這裏唱與大妗子聽哩。大妗子道：「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下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春梅道：「你叫我，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姑娘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有，我不得閒在這裏唱與大妗子聽哩。大妗子道：「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頭更紫，過了雙腮，

有死自  
具其  
不平愈

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裏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  
小廝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  
官娘子不敢叫你俺們在那毛裏夾着是你擡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  
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攬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總走了  
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  
幾句東清籬西清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拏班做勢起  
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與  
你俺這里不與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買媽  
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娘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  
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樂樂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  
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

釋奇

春梅  
胆口氣  
肯是不

入更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  
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  
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  
叫小廝把鬚毛都擣光了你的大娘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  
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  
拜辭了大娘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娘子使平安對  
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  
娘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  
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攙他  
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  
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的向衆人說道方纔把賊瞎淫婦兩個耳刮

子總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裡。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膽，他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裏滑言語，上個甚麼擡盤兒也怎的。我總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裏就要把郁大姐揮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裏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漢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道：我傾杯兒酒與大姐，消兒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

大家  
已用然  
亦見其  
交會  
第

春梅熱  
開迎春  
冷酌自  
此致  
可稱不  
俗

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問臥房山坡羊兒與  
姪姪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  
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  
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又說  
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  
慢慢唱花嬌月豔，與眾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  
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  
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荆  
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  
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  
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

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爺說明日還奉  
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走到廳上，春  
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恁小蠻兒，爹  
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衆人打夥兒  
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  
裏去了。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坐下，放卓兒，打發他吃飯，教來興兒定  
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初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  
酒，分付去了。玉簫在傍請問爹吃酒，篩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荆都  
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  
月娘去。玉簫便使他提酒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逆與西門慶呷了一呷。  
碧釵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酒吏擺上菜來，西門慶正在房中

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晚夕接了月娘衆人來家，都穿着襖都  
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  
又都過那邊屋裏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  
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  
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  
原來他房裏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  
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裏大小不安，本等没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  
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  
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  
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教猪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  
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

端得好  
笑且見  
輕薄

墓寢笑  
胸中  
有一種  
賣弄語  
姪人物  
之意春  
花之影  
專為此  
地

該惱

諸中  
柏人口  
便非  
顧

去先頭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日醮甚麼。他不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寔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的。別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隔來時。纔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舉了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了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均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指兒。金蓮在傍笑。

五七



看說道：也沒見這個瞎叟麼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拏班兒做勢的。他不罵他嫌。腥。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友人都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他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了。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王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教將來。嗔。唱他。兩句。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

金瓶梅

第七十五回

五八

有此三情不宜 碩氣急 能亦急 心

雖月娘 一時憤 激之吉 亦一段 宜家道 理金蓮 則小不 忍而亂 六謀可 猶句可 戒

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王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裏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的二百兩銀子要央宋巡按圖幹陸轉玉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厨櫃中金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始當玉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揪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等不得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裏硬來叫你没廉恥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显出來便好乾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

益蓮十 分慈意 玉樓一 味酸柔 醉使人 愛酸使 人憐

試看西 門慶光 長多少 走心故 處家無 伴

這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纏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偏罷了不和你一版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裏也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凌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裏瞧他瞧去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分付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語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心裏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凌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絕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俺每

口說不  
爭却話  
全情凌  
猶深于  
事請之  
一回心  
酸一回  
心瘁

上接金  
蓮素和  
莫遊一  
到此際  
全酸帶  
刺有無  
願依網  
可見利  
害一切  
子已交  
情知愛

不是你老婆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西門慶于是接過粉項來親個嘴說  
道怪油嘴就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  
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  
孛來等我自吃會那等喬筋勞旋蒸執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  
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  
來拗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  
知你心不得閒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  
到贅字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裏見西門慶嘴搵着飽那香腮  
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着來那  
里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睡吃甚麼兒叫了頭拿飯來咱  
們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

受後  
又笑

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罷  
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縣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  
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  
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弄一會揣骨捏病西門慶忽然想起道  
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  
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確兒內盛着哩就拿素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  
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  
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  
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越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  
藥罷被玉樓瞧了一眼說道就休要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你  
這里且做甚麼哩却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攬投上路兒來了緊要

登連別  
有所長  
無事勉  
強西門  
慶固羞  
千固才  
徒

教人疼的竟也沒了還要那等撥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  
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  
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撒撲  
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接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  
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不  
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充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物  
一日燒紙還願心到物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許  
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  
明日三十日我教小厮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該  
教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  
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看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

道破持  
衆之確  
才差一  
系

你交與他就是了王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  
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  
辰得梳個頭兒小厮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掏乾了費了心那個道  
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  
擡起這一隻腿兒跨在肱膊上接抱在懷裏搭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  
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你這兩隻白腿  
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過了也沒你這等採嫩可愛婦人道好誰說嘴的  
貨誰信那棉花嘴兒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過了沒有來不說俺  
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  
死了我婦人道行貨子沒要緊賭什麼普這西門慶說着就把那話帶不  
銀托子插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因摸見銀并

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還不趁早除下來理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裏，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湏臾湮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咬糞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夾及大妗子對過，叫盡童兒送他往禕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水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撒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王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入沒小的，還嗔人

天下事  
原有此  
等不索  
巧不知  
越若為  
可恨耳

說哩，到明日不啻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說語，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悞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金蓮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晨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

无。心。口。内。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統。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王。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手。是。一。直。走。了。前。邊。金。蓮。房。中。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王。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叔。着。罷。于。是。適。與。秋。菊。放。在。抽。槽。內。這。王。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耻。怎。的。把。攔。老。爹。在。前。邊。不。往。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子。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時。

請下苦  
心已久  
一便  
求真知  
雷轟  
擊不  
思議不  
用安排  
可理可  
听效也

所以得  
軍者非  
正此  
節非  
以掛筆  
何莫非  
此一節  
明氣在

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上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上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聽。多時了。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太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為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裡去。我莫不拿猪毛繩。

此婆心在此

月娘大

只為如  
意一宿  
宛及金  
運故氣  
若不平  
乃尔

子套了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裡好好兒坐的你怎的掀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辛苦受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人。一箇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了頭和他猶鼠同眠慣的有些措兒不啻好交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了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為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了。了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番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

月娘亦  
眉眉亦  
頭然相  
罵到此  
示得不  
徹出矣  
該凡人  
脚根要  
硬  
善哉善  
哉大為  
氣即吐  
胸中抑  
一開

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趣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趣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寔料不浪。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了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了。孟玉樓道。耶嚶耶嚶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也。沒見這六姐你請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罵罵沒好口。不單你姊妹每嚷鬧俺每親戚在這裏住着也羞。始娘你不依我想是。噴我在這裏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淚。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髮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趣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

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不潑脚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恁個才兒那個怕你麼金蓮道你是真材寔料的誰敢辯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寔料我敢在這家裏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王樓見兩箇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刺上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姐妹嫻歡歡喜喜俺每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都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

六九

看此密  
口不信  
聚者疑

娘家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說家  
龜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  
上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頭鬆鬆就是萬  
個金剛也降不住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牽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  
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  
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即叫大姐你和二  
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徇于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妗  
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晨吃了  
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  
是臨月的身于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着又是我和  
他合氣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

金瓶梅

第十五卷第七十五回

六九

笑下人  
有終身  
不白而  
徐侯命  
定如繩  
兒者猶

不足概  
故延世  
接物要  
其兩隻  
明眼不  
可当面  
歸過

一提起  
便看自  
已并及  
來旺先  
口固無  
誓言然  
而處心  
必長知  
發自不  
殊

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了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為的  
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照  
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  
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嬌  
脏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謊人子我洗着眼兒看  
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  
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  
望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  
王道俺每都在屋裏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脚  
步兒响孫雪娥道他曾會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想  
着起頭兒一來時該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

十五卷

六五

兩頭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鬪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  
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  
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  
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  
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又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  
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在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  
箇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  
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  
在你口內總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  
隨去罷不爭你為衆好與人為怨結仇劬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  
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沒沒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

金瓶梅

第十五卷 第七十五回

六六

放下枕頭我且倘倘去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姪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却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午牌時分總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拏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合氣之事借說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理那

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聞尋趣他來尋趣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晨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髮髻都跌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一齧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絃

尺之將  
死其言  
也善只  
為流兒  
臨終一  
言刻人  
心扉

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氣。西門慶不聽便罷。聽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樓抱在懷裏。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他還要拿猪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墜。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越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牆上土坯。去

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蹀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廝守着。月娘分付了。頭連忙熬粥兒。拏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裏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

往喬親家那里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闌闌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教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友宅亂要去，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肉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

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宋臺官來陪我。我執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兒。」

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僉一口猪，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關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取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湏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非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見孟玉樓

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分付教收拾明間裡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叫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繇他好，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理氣血，安安胎氣也好。劉婆子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就悞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拏抵子，掠後髮，李嬌兒替他勒鈕兒，孫雪娥預備拏衣裳，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正是

有妾者  
何等便  
當尼爲  
大娘子  
者何苦  
不容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嫦娥出畫堂

